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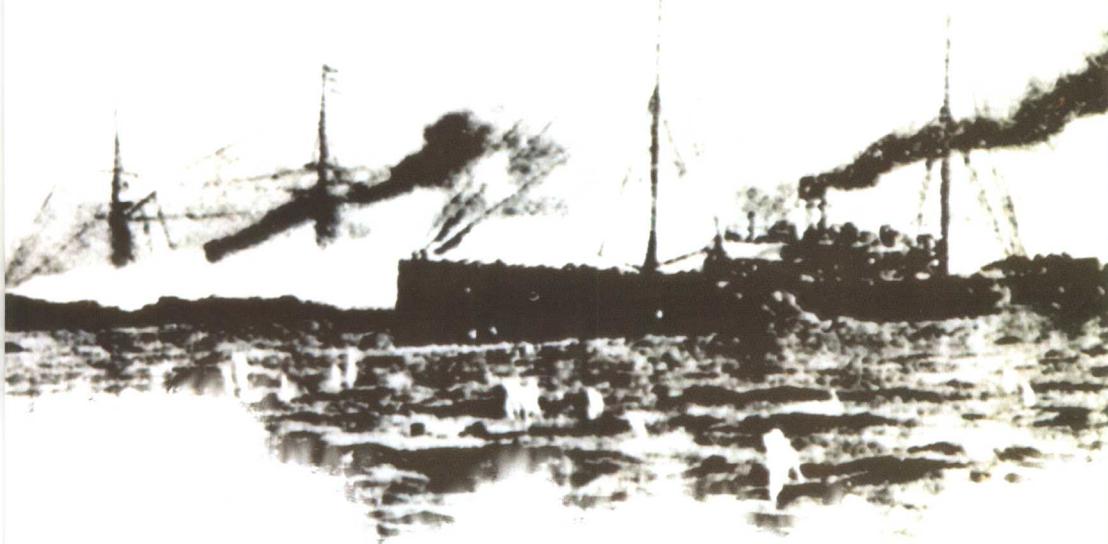
戚其章◎著



甲午战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戚其章◎著



甲午战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午战争史 / 戚其章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691-9

I. 甲... II. 戚... III.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史料

IV. K2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408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装帧 傅惟本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3 插页 2 字数 568,000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5691-9/K·1130

定价 39.00 元

再 版 前 言

《甲午战争史》原由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9月刊行，迄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它之所以成书，与有关方面和学术界同仁的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甲午战争史产生兴趣，着手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并展开实地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先后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小书——《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年4月出版）和《北洋舰队》（1981年8月出版）。曾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完整的甲午战争史？我的回答是：斯事体大，无论资料积累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皆有不足，难当此任。这是我当时的心里话。

到了1982年4月，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先生来济南，住在珍珠泉宾馆，我看他。他告诉我，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先生建议，认为我国5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甚大，仅在美国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就不下于200名，但此后新资料不断发现，《丛刊》已经不能适应进一步研究的需要了，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丛刊》的续编。李老很重视费正清的建议，决定纳入工作计划，责成中华书局组织实施。李侃先生问我：你能否就甲午战争资料部分的续编代拟一份计划？虽然事情来得突然，但我还是应承下来，两天后便将草拟的一份《续编甲午战争资料的设想》交给了他。不想这份《设想》竟得到李老的认可，于1983年1月12日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文，正式委托我担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主编。我之所以写这本《甲午战争史》，与此事是大有关系的。

其后，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济南举行。分科讨论时，山东师范大学胡滨教授提出：听李侃先生说，甲午战争资料续编已确定由我省担任，作为甲午战争主要战场之一的山东省，还应该编写一部较为系统的《甲午战争史》，作为课题立项。并认为我是承担此课题的最佳人选。最后，会议采纳了胡滨先生的意见，将《甲午战争史》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项课题立项。同年3月，为筹备甲午战争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事，我

去北京与三家会议发起单位——中国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和《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另两家发起单位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和山东省历史学会)商量有关事宜。在京期间,还广泛征询学术界同仁的意见,有机会与人民出版社的张作耀先生相识。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甲午战争史》要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是一位办事非常认真的人,以后多次询问书稿的进展情况。还有一次开玩笑地说:千万别等到我退休了再交稿!他的不断催询,也使我感到寸阴尺璧,不敢稍懈。到1985年10月,国家教委又将此书列入了《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笔耕历时几近八年,此书终得面世。

《甲午战争史》的出版,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出版的当年,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通知,为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更好地配合爱国主义教育,特向读者推荐一批优秀图书,在书单中开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著作5种,此书亦名列其中。学术界舆论对此书也表示认同,并作出了肯定评价。1992年,此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当初由于各方面的推动和鼓励,我才有勇气和决心承担《甲午战争史》的写作任务;今逢此书再版,我要向关心并给予帮助的有关部门、学术界同仁和热心的读者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这次本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我对全书又重新做了校订,错字改之,漏字补之。原来书中凡公元纪年、记时及单纯用作数词的数字,皆用汉字,今除引用文献仍保其旧外,余则统统改用阿拉伯数字。对西人译名误从近人者,则根据清朝档案更正之,如戴乐尔(William F. Tyler)即是。原先此书梓行后,即有读者认为,书中应插印若干照片和地图,以期做到图文并茂。再版的责任编辑孙瑜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个建议非常好,这就是书中增加地图和照片的由来。另外,书后还附有一份《征引与参考书目举要》,以便于读者查阅。是否妥当,仍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著 者

乙酉仲春于泉城

目 录

再版前言	1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1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2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2
二 东学党起义	5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10
四 日军大举入朝	19
第二节 中日交涉撤兵与清政府和战两歧	26
第二章 甲午战争的爆发	37
第一节 丰岛海战	38
一 清军增援牙山	38
二 日本海军准备袭击北洋舰队	41
三 不宣而战	45
四 济远和广乙的抵抗	50
五 操江被掳和高升之沉	55
第二节 成欢之战	62
一 日军进犯牙山	62
二 安城渡伏击战	63
三 激战成欢驿	69
第三节 中日正式宣战	73
第三章 中日陆海决战	81
第一节 平壤之战	82
一 四大军入朝	82
二 平壤的防御	84

三 日军分兵合攻平壤	88
四 船桥里挫敌	93
五 坚守普通江	99
六 玄武门外的战斗	101
七 雨夜溃奔	107
八 日本的军事冒险与清军平壤之溃退	110
第二节 黄海海战	116
一 北洋舰队护航大东沟	116
二 两军相接——海战的序幕	121
三 勇冲敌阵——海战的第一阶段	125
四 背腹受敌——海战的第二阶段	130
五 力挽危局——海战的第三阶段	137
六 转败为功——海战的第四阶段	142
七 北洋海军将领对黄海海战的检讨	145
第四章 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和辽东战役	149
第一节 鸭绿江防之战	150
一 鸭绿江岸清军布防	150
二 日军攻占安平河口	157
三 虎山激战	162
四 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167
第二节 金旅之战	170
一 日军登陆花园口	170
二 日军攻陷金州	175
三 大连湾弃守	185
四 旅顺口的防御	189
五 土城子迎击战	196
六 旅顺口的陷落	199
七 旅顺大屠杀惨案	205
第三节 保卫辽阳东路之战	214
一 清军退守辽阳东路	214
二 辽阳东路争夺战	217
三 清军反攻凤凰城失败	221

四	辽阳东路争夺战的继续和收复宽甸	225	目 录
第四节	保卫辽阳南路与规复海城之战	230	
一	山县有朋罢职与日军进攻海城	230	
二	清军救援海城与缸瓦寨战斗	237	
三	金旅日军北犯与盖平失守	244	
四	清军反攻海城	249	
五	争夺大平山	261	
六	海城日军出击	267	
第五节	辽河下游之战	271	
一	日军袭击牛庄	271	
二	日军占领营口	277	
三	田庄台大战	279	
第五章	日军侵犯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覆灭	287	
第一节	德璀琳东渡	288	
第二节	日军进犯山东半岛	291	
一	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291	
二	威海卫的后路防御	307	
三	日本组建“山东作战军”和进行威海卫作战准备	315	
四	日军登陆荣成湾和荣成失守	321	
第三节	威海卫之战	334	
一	白马河前哨战	334	
二	南帮炮台争夺战	337	
三	南帮炮台外围战斗和北帮炮台弃守	346	
第四节	北洋舰队的覆没	353	
一	刘公岛保卫战	353	
二	孤岛援绝与《威海降约》的订立	365	
第六章	马关议和与三国干涉还辽	379	
第一节	日本破坏广岛会议	380	
一	张邵东渡	380	
二	日本广岛拒使	385	
第二节	马关议和	390	
一	李鸿章赴日乞和	390	

二 日军攻占澎湖	397
三 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协定》的订立	402
四 《马关条约》的签订	406
第三节 三国干涉还辽	419
一 俄德法三国联合的形成	419
二 日本反干涉的失败和中国收回辽南	424
第七章 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	437
第一节 台湾民主国成立和台北沦陷	438
一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438
二 日军登陆澳底与台北弃守	445
第二节 新竹争夺战	452
一 日军南侵和新苗军的成立	452
二 日军新竹受阻与暂缓南进	455
三 台北新竹间的战斗	459
四 争夺新竹城	464
第三节 台湾府的抗战	469
一 新竹日军出击与苗栗失守	469
二 大甲溪伏击战和彰化陷落	474
第四节 台南府保卫战	478
一 刘永福力撑危局与黑旗军反攻台中	478
二 日军大举南侵与保卫台南之战	485
三 台南府城的陷落	494
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499
征引与参考书目举要	509
附录 甲午战争示意图	515
图1 甲午战争形势示意图	516
图2 辽东战场形势示意图	517
图3 山东半岛清军布防示意图	518
图4 威海清军兵备示意图	519
图5 台湾反割台武装斗争形势示意图	520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所著《蹇蹇录》第一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日本抓住东学党起义这个时机，挑起了甲午战争，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林，这是日本扩张主义者一贯自诩的得意之作。不过，即使当时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还会利用别的借口来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所以，日本利用东学党起义而挑起战端，看来似乎偶然，其实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



图 1-1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
(1843—1897)

以教会为靠山，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于是，以宗教为外衣的秘密结社东学道便应时而生。

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1824—1864)，本名济宣，号水云斋，庆尚道庆州府人。父亲是乡村塾师，以道德文章名于一道。崔济愚十六岁丧父，家道衰微，无以为业，便遍游名山大川，访师求友。他见西方传教士努力布教，贫苦群众皈依者颇多，便萌发了创立新的宗教与洋教对抗的念头。于是，改名济愚，进入庆尚道梁山郡之千圣山，在内院庵内修道。数年之间，

他对于儒、佛、道三教教义之长短进行了反复的忖量和比较。1860年5月25日,忽有所悟,感到儒教拘于名节,未臻玄妙;佛教入于寂灭,断绝伦常;道教悠游自然,缺乏治平之术。决定取三教之长,舍其所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要义以教人。并制成21字咒语曰:“至气今至,愿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自称代天主布教济民,所新创之道为“天道”,学为“东学”,以与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相抗。东学道教义简明,信徒日众,以庆尚、全罗二道为中心,在几年的时间内渐及全国。崔济愚为道主,号天宗大神师,其下各道有大接主,郡县有接主,信徒主要是农民群众。东学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慌。1862年,崔济愚被捕,当时由于数百名教徒群集官署请求而获释。次年,崔济愚和道徒二十多再度被捕,以其咒语中有“天主”二字,被目为黄巾、白莲之流,决定严惩不贷。1864年4月15日,庆尚道观察使徐宪淳判崔济愚以左道惑民之罪,在道治太邱府处以斩刑。被捕的道徒也都被发配到绝岛或远恶之地。

崔济愚虽死,但东学道并未被镇压下去。当他被捕之前,先将秘法授予门下高徒崔时亨,以备不幸殉教之后可继承其衣钵。于是,崔时亨成为东学道第二世道主。崔时亨(1827—1898),初名庆翔,号海月堂,庆尚道庆州府人,与崔济愚同族。幼丧父母,生活贫苦,曾到造纸作坊学徒。1861年,投于崔济愚门下受教。及继任教主后,称海月神师,并遵教祖遗命避于太白山中。后辗转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之间,秘密传教。1880年,崔时亨集教祖之遗文,以《东经大全》之名刊行。到1883年,又增补再刊。因此,东学道之教义得以广泛传播,来投访者络绎不绝。此时,东学道的内部组织已渐完备,设教长、教授、都执、执纲、大正、中正六职。^①

虽然东学道在隐蔽中继续发展,但仍被政府视为厉禁,不容许其存在。1885年以后,忠清道观察使沈相薰对东学道徒屡加镇压。及至1892年,赵秉式任忠清道观察使,继续侦察崔时亨之行踪。当时,崔时亨潜居于忠清道报恩县,有道众建议:天主教布教之禁已经解除,而东学道反禁,实为本末倒置,请教主集合教徒,向观察使请愿,申教祖之冤,为之建祠,并严禁迫害东学道徒。是年12月20日,各地教众会于全罗道参礼郡,到者数千人,草拟陈情书,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申述。李宪植在陈情书上批曰:“勿再迷惑!”东学道众不服。25日,再上书李宪植,申述地方吏胥军校恣意没收

^①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52—78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第35—37页。

东学党徒财物，以饱私囊，及其种种不法之举，并请求为先师雪冤。上书后，道众数千人留全州府不去。李宪植害怕道众暴动，于 27 日发布告示，禁止今后迫害东学道众。请愿道众归参礼郡后，以道祖之冤未能昭雪，议决再檄召八道道众向中央请愿。

1893 年 1 月 23 日，崔时亨召集八道道众于忠清道报恩县，决定向中央呈递陈情书，陈述东学道教义及教祖之冤案。3 月 29 日，以崔时亨门人朴光浩为疏首的 40 人，齐集景福宫光化门前，上疏于国王。疏称：

某等饮泣茹恨于兹三十年，先师之至冤至今尚未得伸。以是鸣冤锦营，呼吁定府^①，而淆世薄俗不辨底细，随而辄目之以邪学，被之党锢。以东学为名者，茫茫天地，无所归矣。盖东学云者，别无他意，但我先师居于东，学于东，以此名倡者，所以遏西来之学也。不意今日党锢之灰复燃，反助西教之左臂。悠悠苍天，此何人耶？

朝王以其上疏违制，不予接受，而下教旨曰：“尔等其各归家，各安其业，则依愿施行。”^②朴光浩等不得已而离京返回全罗道报恩县。

东学道徒伏阙上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容庵弟子记》记此事说：东学道徒“来汉数十人，请韩政府尽逐各国官民，只留华人。揭榜挂西人门首，诟詈多端，外人均大恐。”^③4 月 6 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亦称：“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④东学道的揭帖榜文保存下来的不多，现摘录一件，以见其斗争矛头所向：

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极矣。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窃惟壬辰之仇^⑤，丙子之耻^⑥，宁忍说乎？宁忍忘之？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据；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离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倘视恬然而谓之安，则方今之势与投火薪上何异哉？生等虽草野鄙氓，犹袭先王之法，耕国君之土，以养父母。于臣民之

^① 锦营，忠清道公州监营；定府，全罗道全州监营。

^②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 92—96 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 40—42 页。

^③ 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见《中日战争》(2)，第 268 页。

^④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14 卷，第 28 页。

^⑤ 壬辰之仇，指 1592 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役。

^⑥ 丙子之耻，指 1875 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占领江华岛炮台事件。

分，虽有贵贱之殊，然忠孝何所异哉？愿效微忠于国家，而区区下情无路上达。伏想巡相阁下，以世家忠良，永保国禄，忧在进退，爱君忠国之忱，非生等之可比也。古语曰：大厦将倾，一木难擎；大浪将簸，一苇难航。生等数百万，同力誓死，欲扫破倭洋，而效大报之义。伏愿阁下同心协力，募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之愿。千万祈恩之至！^①

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揭帖，提出了“扫破倭洋”的口号，无异于一篇讨伐外国侵略者的檄文。

不久，东学道徒又开始酝酿再次伏阙上疏。4月26日，全国八道的东学道徒汇集于忠清道报恩县，达数万人之多。忠清道观察使赵秉式束手无策。消息报到京城后，朝鲜政府惊恐万状，下令革去赵秉式、李宪植观察使职务，以赵秉镐、金文铉代之。又派户曹参判鱼允中为宣抚使，速赴报恩县解散道徒。鱼允中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道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5月15日，鱼允中偕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并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本无反抗政府之念，在鱼允中劝谕下，便令道徒解散，各自归家。

崔济愚、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其宗旨是对抗“西学”，与中国近代的某些反洋教斗争有相似之处，从反对西方教会开始，逐步发展到逐灭一切洋人。这一斗争，尽管带有笼统排外的倾向，但其实质却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应该是反帝爱国运动。东学道并不反对官府，不能称之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然，不排除东学道的某些行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因素，但迄于1893年为止，其主要斗争矛头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②

二 东学党起义

从1892年12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

^① 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7—18页。

^②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A. 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运动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如〔苏〕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85页：“在东学道的宗教外衣之下藏有农民群众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周一良：《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东学道)在宗教外衣下，喊出反对西教口号，作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见《中日甲午战争论集》第16页。B. 东学道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两重性质。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6页：“东学道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而在于根据民族精神，喊出反对西教的口号，从事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两说都不准确。

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

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往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已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①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已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1854—1894)，全罗道古阜郡人。其父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

为古阜郡衙吏属，因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1874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1894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



图 1-2 东学党起义首领全琫准

^① 金允植：《与宣抚使鱼一斋别纸》，见《中日战争》(2)，第403页。

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①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弥漫了全国。1894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②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1892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1894年，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洑之一。农民从国有洑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洑。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郡衙辦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2月15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3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③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

^① 《日清战争实记》第5编，第102页。

^②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见《中日战争》(7)，第218页。译文参看《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2页。

^③ 《远东报》1894年6月10日，转见《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5页。

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 200 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岘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

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的是曾经训练者。^①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

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

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②

同文馆学生长德稟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

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

^①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② 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2 卷，第 20—21 页。